

# 衝擊校委會是港大之恥

魯力

## 【焦點熱議】

反對派連日來大造輿論，無理指責港大押後處理任命副校長一事。港大校委會前日下午開會討論事件，在反對派唆使、煽動下，約六十多名港大及其他大專的學生靜坐抗議，包圍會議室。晚上九時半，學生突然衝入會議室，令會議中斷。激進學生更粗暴包圍校委，要求校委解釋押後任命副校長原因，情況相當混亂。校委盧龍茂混亂期間被人推撞倒地導致腦部受傷，另一名校委劉奕嘉離開時亦被長時間包圍後感不適，但學生阻礙二人送院。激進學生衝入會議室，拍枱、站在桌子上爆粗，呼喝校委，又禁錮校委，所作所為儼如當年「紅衛兵」。這些學生之所為，令人為港大感到羞恥。

## 始作俑者正是陳文敏

目睹學生的無禮行徑，李國章以「文化大革命」形容學生的行為，又指對方是「虐老」，「不容許我們離開及食飯」，也是軟禁行為，他大感無奈。就校友劉進圖在報章撰文，聲稱有「中間人」預副校長任命安排，李國章反擊指有關指控全部失實，不知劉的資料從何而來，「大可問問陳文敏誰是中間人，誰人說謊是可追蹤到的。」

香港大學是香港著名的高等學府，是研究學術、傳播學問的文明殿堂。如今卻成為暴力事件頻出，毆打教授、辱罵校委的場所，而其始作俑者正是陳文敏。眾所

周知，陳文敏不僅近年來在學術上沒有建樹，而且全力在港大鼓吹「香港獨立」，鼓動學生與社會人士發動「佔中」，對抗基本法，對抗中央政府，在校內外大搞政治運動。他在處理來歷不明的捐款上，更是盡顯其失德與失察，既違反了校規，也挑戰了香港的法律。這樣熱衷於搞政治的人，能否有資格擔任副校長，是否有利維護香港大學的形象，市民自有公論。港大校委會依據既定的原則與程序，運用了很多時間，公正而嚴肅處理推薦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事宜，完全合情合理。

在去年發生違法「佔中」之後，香港大學便成為香港政治動亂產生之源。由選選港大副校長而起的「陳文敏事件」，便是反對派製造政治亂局的最佳例證。事件圍繞所謂「干預論」而展開，先有《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於2月11日撰文指「一些極具影響力的政府人士，親自致電若干港大校務委員，要求他們否決遴選委員會成員一致推薦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建議」。後有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引述消息指「特首與個別行政會議成員會直接游說港大校務委員，叫他們不要支持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事件經此等「哼哈二將」的炒作，不斷燃燒，矛頭也指向了特首及特區政府。之後，反對派為了「抬」陳文敏上轎登副校長一職，糾集出版人名聯署，看似好大陣勢，實則只佔極少數。這種掩眼把戲和虛張聲勢，只能欺騙一些不知底蘊的人。

香港是個自由開放社會，任何人士如有意見表達，應以合法及和平方式提出，所有愛護大學的社會各界人士，都不會認同任何阻礙大學正常運作的行為。做為民

主社會，每件事都會有人有不同的意見，有支持有反對，有歡迎有不滿。大學自主是指大學按既定程序及制度自主決定有關政策，但高呼「要捍衛大學自主」的學生會卻試圖干擾校委會會議是自打嘴巴，學生衝擊行動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學生會此舉是「蠻不講理、不成體統」，並非大學生應有所為，亦嚴重損壞了作為百年老校的港大之金漆招牌，表現令人深感失望。其所為正是表明，到底是誰在破壞大學自主呢？

## 搞事學生「德」在哪裡？

就滋事者日前衝入港大校委會會議室搞事，教育局表示，此舉嚴重妨礙大學最高機構的正常運作，政府對此予以譴責。教育局呼籲各界保持冷靜，切勿向校委會施壓，更不應妨礙大學及校委會的正常運作。近日，在反對派政客煽動下，外界對校委會有更多攻擊和不滿，對委員更有侮辱性言詞，認為港大已處於危機之下。校委會委員盧龍茂認為，校委會是大學最高權力機構，若將校委會制度推倒，對大學「好危險」。他又說，有部分委員沒有遵守校委會保密機制，在每次開會後，若干傳媒翌日就披露會議細節，對此感到恐懼，反映有委員誠信有問題，這亦對校委會的運作不利。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梁劉淑儀亦直言，衝擊行為很過分，學生即使有權表達意見，亦應尊重校委會的程序及會議秩序，碰撞是不應該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城大顧問委員會委員陳勇亦批評，港大學生行為完

全違反尊師重道精神，把港大校訓「明德格物」四字踐踏得體無完膚。

社會各界人士紛紛譴責搞事學生行為簡直是「港大之恥」，學生以暴力行為令他人就範，絕非讀書人所為，若校方屈從暴力，隨意聽任蠻橫訴求，如此惡例一開，校內所有有職階選大均可透過暴力或「私相授受」決定。這樣一來，港大百年基業便會毀於他們手上。香港大學校委會維持待首席副校長到任再討論副校長任命的決定合情合理，社會各界與港大師生應當予以支持。校方對暴力衝擊更應據理力爭，不能向暴力屈服，否則只會破壞機制，賠上港大百年基業。



▲激進學生日前衝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會議

# 港大「紅衛兵」無法無天

方靖之

## 【議論風生】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開會，重新商議是否等待首席副校長任命落實，才處理副校長空缺，結果有關會議因港大校友關注組及港大學生會的搗亂，被迫終止。約四五十名滋事者衝入會議室，拍枱、站在枱上爆粗，呼喝校委，又涉嫌禁錮校委，校委李國章以「文化大革命」形容學生的行為，又指對方是「虐老」。確實，一小撮激進港大學生的所作所為，儼如當年「紅衛兵」一樣。以暴力手段企圖迫使校委任命陳文敏，這是公然破壞大學的自主，更是視法律如無物。對於激進學生無法無天的行為，校方及執法當局理應追究。同時，反對派及陳文敏為了一己之私，不惜摧毀港大百年校譽，如果讓這樣能力不足、品格有虧的人成為港大副校長，絕非香港社會之福。

港大校委會的暴力衝擊事件，絕對是港大最黑暗的一天，也是香港學界悲哀的一天。校委會引用自身權力討論副校長任命議題，並且決定等待首席副校長上任時再作出任命，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原因是副首長隸屬於首席副校長，等待其上再徵詢其意見後，才作出最後的決定，當中安排並沒有可質疑之處，也是校委會的權力所在。

然而，一小撮激進學生竟然以校委會沒有立即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為由，暴力衝擊校委會，並且對校委們肆意指罵、推撞，混亂之中，校委之一的盧龍茂欲離開時跌倒，但冷血的示威者要求其他校委留在原位才肯為盧龍茂放行就醫；另一校委麥嘉軒亦慘被包圍逾半小時引致身體不適，盧與麥同被送往瑪麗醫院診治。這些行徑已經與刑事襲擊無異。校委會作為港大

最大權力機構，絕不容忍受到任何暴力威嚇，這些激進學生意圖重演當年「紅衛兵」的伎倆，在校園內發動「文攻武嚇」，迫使校委會成為「橡皮圖章」，委任他們屬意的陳文敏。這與當年「紅衛兵」批鬥大學教授有什麼分別？納稅人花了這麼多錢來資助大學生，但結果卻培訓出一班「紅衛兵」出來，實在令廣大市民失望。

激進學生堅持要為陳文敏抬轎。然而，陳文敏早已是劣跡斑斑。對於戴耀廷這樣一個在本港煽動大規模政治騷亂，擾亂香港法治的人，陳文敏對他百般包庇縱容。陳文敏任法律學院院長期間，港大法律學院「重政治、輕學術」，不務正業，法律學院的評分近年直線急跌，更被中大法學院拋離，被城大法學院「逼近」，陳文敏責不可卸。更嚴重的是，戴耀廷曾向港大提供145萬港元的「匿名捐款」，其中30萬元由時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接收，陳文敏明知戴耀廷交來的捐款是匿名者捐出，其來路不明且有違大學接收捐款的指引，但他依然收下，令人質疑他是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也被港大調查委員會指他應對事件負上責任。這些已說明陳文敏根本沒有資格、沒有能力擔當副校長重任。激進學生以暴力威迫校委會不但不能得逞，更暴露反對派的虛心虛。

如果讓反對派圖謀得逞，校委會因為怯於政治施壓，甚至為求息事寧人任命陳文敏了事。這將開啓一個極壞的先例。只要大學管理層的人選不合反對派意，他們就可以發動政治行動推翻結果，直到選出一個他們滿意的人選為止。屆時，香港大學將成什麼樣子？因此，校委會必須堅守原則，對於違港破壞的學生嚴肅追究，以捍衛港大的聲譽。

# 找到「鉛頭」乃當務之急

樂鞏南

## 【有話要說】

早前筆者在本欄提到，世衛定下每公升食水含10微克鉛為指引上限，證明沒可能食水完全不含鉛。亦指出，需要了解世衛定下這上限，是基於採取存在水管裡有多長時間的樣本來化驗。

日前發現，302位啟晴邨與葵聯邨居民驗血的結果是，一共40人血液的含鉛水準超標，其中只一人居於葵聯邨。假定兩邨驗水都是基於世衛的規定，驗出類似超標程度的水含鉛量，那麼啟晴邨居民所攝取到的鉛，似乎也有來自食水以外、葵聯邨沒有的其他接觸到的物體，例如日常進出經過的欄杆、門把之類。兩邨的食水含鉛量不可能是39與1之比吧？兩邨居民的居住年期也不是那麼大差別吧？

假定驗血的302人的一半來自葵聯邨，那裡只一百五十分之一人受害，而啟晴邨則多於五分之一受害。若沒有不同的經常接觸物感染鉛毒，而啟晴邨的食

水含鉛量特別高，那麼極可能如前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主席何建宗先生所懷疑的，啟晴邨所在地，環境裡依然存在大量殘留的，啟德機場油庫與供油管道所泄漏的鉛添加劑，滲入水管。

飛機70年代普遍改用渦輪發動機之前，活塞發動機使用含大量的lead ethylate的汽油，所以啟德機場坪會經常挖走大量含毒泥土，方才改以建屋。全世界汽車也曾普遍使用含鉛汽油（現在禁止），那麼汽車用汽油的油庫，是否也會存在呢？

值得安慰的是，兩邨居民驗出的血液含鉛量，最高的也只是高出世衛指標兩倍，不達致病水準，也可以短時間排出體外。何建宗先生指出，連續六十年飲用達世衛指標的水，也不會有相關疾病的風險。最要緊是截斷鉛的來源，可惜如何先生所指，「不論政府部門或政界，似乎都不能掌握到問題的精華，越說越亂」。

作者為前民航處處長

## 【港事港心】

張學修

# 培養青年整體觀念服務社會

特首梁振英日前在「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結果典禮上發表講話時指出，現階段香港仍存問題，「香港社會談個人的多，談群體的多；談權利的多，談義務的少；談爭取的關係，談奉獻的少」。他呼籲學界通過認識個人和群體的關係，反思個人在擁有權利的同時，應該履行對群體的義務和奉獻；透過與多位專業人士的分享，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培養服務社會、貢獻祖國的精神。

今年是中華民族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這不僅對於全體國民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於港人也有著特殊的意義。中國民族在上個世紀的奮鬥歷程中，無數革命先烈為民族獨立前赴後繼，付出了鮮血和生命。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歷史，更是一部民族自強不息的戰歌，國人經歷了長期的抗戰，更加清楚認識到要推進中華民族的自主自強，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外，最終才能取得勝利。而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來不斷探索進取，自力更生，成就了今天的中國，也成就了今天的香港。

## 培養整體眼光促進穩定繁榮

紀念抗戰勝利並非只是大陸民衆的事情，對於香港來說同樣具有無與倫比的非凡意義。香港不能忘卻歷史，老一輩港人在抗戰中所經歷過的苦難、所呈現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團結互助的美好品德，是值得香港年輕一代去歌頌和學習的。目前香港處於穩定繁榮的局面，但年輕人理所當然，不知珍惜。這不僅是無視歷史的做法，同時錯失了老一代港人所流傳下來的珍貴精神財產，違背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理想追求，更談不上什麼愛國精神了。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始終以堅定的立場支持港區的和諧發展。回歸後的香港在政治、經濟上都得到健康、持續的發展；但在國家觀念及整體眼光的培養上，港人尤其是現階段的青年仍存嚴重不足。香港之前作為英國殖民地，港英政府的青少普及中國的抗戰歷史，因此除英國、一輩親歷過戰事的殘酷歲月，大部分港人對於民族抗戰知之甚少。回歸後內地政府、各省市地區與港區的交流日益頻繁，但更多的則是經濟上的互動。在國情、國策、文化、歷史等的認識上，港人的認知出現了斷層。加之香港教育體制設計本身存在不足，年輕人對於國家了解不夠，甚至出現了歪曲誤解，因此對於新一代的國民教育成為當前教育工作的迫切任務。

「佔中」之後出現的「港獨」「城邦論」等不法言論，煽動部分年輕人對抗政府，將矛頭指向內地，離間兩地關係。青少年過度強調民主自由，重個人價值訴求而輕國家、香港的整體利益。這對於社會長遠發展有害無益，也對穩定造成隱憂。青少年作為社會建設的生力軍，不僅肩負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也將廣泛參與到社會事務中，針對政府提出的各項議案進行討論並提供意見。這不僅需要青少年有正確的價值觀、社會觀，同時也需要以國家的整體觀念，站在「一國」高度上看待並處理問題。這是一個攸關重要的問題，港區的發展需要以整體眼光辨別對錯，分清真偽，社會不僅需要專業人士，更需要有眼光、肯奉獻的人士。

香港青年生活條件較為充裕，社會、學校也為他們的學習提供了適當的制度和場所，並給予照顧。年輕人應好好珍惜這一切，因為這個局面來之不易，並不是理所當然。香港未來的發展，需要新一代人負起責任，勇於擔

## 多講義務勇於擔當做貢獻

香港年輕人所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精神，學生不僅要學得專業知識，更要樹立正確觀念，不僅要有奉獻社會的精神，更要有愛國的情懷。但這歸根結底是一個觀念的培養，需要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過程，需要教育局、學校和家長的配合，各界的支持，更需要社會掃除歪風邪氣，以正視聽。目前港區政改副作用仍然存在，矛盾仍待解決。激進勢力仍盤踞港大專院校，不僅鼓吹不法言論，甚至擾亂正常教學活動，衝擊大學的正常運作。這些野蠻、暴力的做法無疑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希望社會能夠正視問題，懲治不法行為，展示正能量，多談奉獻，積極投入到國家和香港的建設中來。

目前香港的發展面臨阻滯，政府雖然全力推動經濟民生項目，但要取得確實成果並非易事。發展面臨挑戰，但同時存在機遇。香港背靠祖國大陸並得到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仍然能夠藉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和提供的優惠政策，使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

年輕一代是社會的希望，無論願意與否，他們都必須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而能否以全局觀念堅持正確立場，是香港發展成敗的關鍵。青少年肩負推動未來發展的重任，要培養整體眼光，不能只局限在香港本地，還要看到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形勢和局面，在享有香港獨特優勢的同時，培養「一國」認同感，為社會多做貢獻。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 政改總結與後政改糾偏

法學博士 宋小莊

## 【慎思明辨】

政改結束後，香港社會各界都在反思其經驗教訓。連平常較少總結的特区政府也例外地公布了五個原因。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一是港人對中央憲制權力的認識和接受程度不足；二是「泛民主派」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互信不足；三是港府和「泛民主派」缺乏足夠政治能量達成政改協議；四是港府對年輕人了解不足；五是港府和市民溝通不足。

對此，社會上並不是太滿意。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儘管流於表面，但有總結比沒有總結好。二是對表面上的總結，還可以問一個為什麼。只要這麼一問，就可以找到「非表面」的原因，即使未必是「深層次」的原因，對現實還是有若干啟示：

一、「一國兩制」的設計者鄧小平，早就知道港人對中央憲制權力的認識或接受程度不足，才表示要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才預先提出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才將該方針政策寫進中英聯合聲明中，才在回歸前七年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做安民告示。問題在於，為什麼回歸18年港人對中央憲制權力的認識和接受程度不足呢？如果「港人」是指香港同胞，不是刁民，則問

題何在？問題只能歸因於與「民」相對應的「官」。就是政府的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出了問題，輿論工作出了問題，對「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推介出了問題；對中央的憲制權力沒有說清楚，並允許攻擊性、破壞性的說法存在，影響港人。這一點應當點破。

二、「泛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互信不足是事實，不是假話。「人言為信」，以中央具有主權的政改而論，中央說了很多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按基本法辦事，但政府並沒有向「泛民」充分論證；8·31決定和政府的政改方案是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雖然該公約有關政改之部分不在香港特區實施，但政改方案是符合該公約的。對「泛民」攻擊8·31決定和政府政改方案的，政府雖然說明了8·31決定的權威性，但當代政治，強調調理性，漠視權威，政府應當從這兩個方面闡述，不能偏廢。另外要嚴正表明，「泛民」某些看法是錯誤的，是不合法的，請「泛民」更正。在寬猛相濟的基礎上，建立互信。如果政府沒有自信力，還以為「泛民」的意見是正確的，就無法建立「三者」的互信。

三、港府和「泛民」缺乏足夠政治能量達成政改協議，這也是事實。這是自政改啓動以來，港府和「泛民

」的心結，為何不能由港府和「泛民」協商解決。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政改事務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香港特區不但包括政府，還包括立法會，立法會不但包括「泛民」議員，而且包括建制派議員，不能由港府和「泛民」越俎代庖，港府和「泛民」沒有政治能量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狂妄自大的「泛民」不能理解的問題，他們以為，除了國防外交之外，其他問題都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為何要中央插手。這是需要政府的法律專家向「泛民」闡述的問題，說明這個事實有關的原因。

## 清除反對派輿論發出的「污水」

四、港府對年輕人了解不足。與其說港府對年輕人了解不足，不如說香港對影響青年的教育、社會輿論、教師工作都出了問題。政府在強調青年學生的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時候，沒有建立青年的基礎知識、分析方法和價值系統。「一國兩制」具有正當性，但不是沒有缺點，如果用顯微鏡來看該正當性，用放大鏡來看其缺點，就會有偏見。例如：香港回歸成為中國的殖民地的說法，對缺乏基礎知識的學生而言，就具有迷惑性。內地改

革開放取得了舉世注目的成就，但也不是沒有不足之處，如果把不足之處放大、扭曲、灰黑化，就可能得出錯誤的判斷，對沒有掌握分析事物能力的學生而言，就容易以偏概全。世界是在戰後意識形態對立的基礎上形成目前的政治格局的。香港雖是中西文化交匯之所，但主流是西方意識，對沒有建立價值體系的學生而言，就會以西方的有色眼鏡看待自己國家的一切，淪為哈哈鏡下的天地。港府不是對年輕人了解不足，而是花了大錢在香港製造了這樣的哈哈鏡體系。

五、港府和市民溝通不足，這也是事實。對政府的落後推行政改，社會上評價不佳。對「泛民主派」輿論發出的「污水」，政府未能做好清洗的工作。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誤區，政府沒有做好釋疑解惑的工作。對政改宣傳工作上失誤，政府沒有及時做好調整糾偏的工作。對政改宣傳上的正面影響，政府未能加以推介流布。歸根到底，政改是被否決了，是被激進勢力挾持的「泛民」議員否決了。為了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政府應下決心治理「拉布」。為了消弭激進力量，政府應認真講講立法會分區直選的比例代表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為了鞏固建制派的票源，政府應當糾正兩輪選民登記核除名制度的偏差。